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紅樓夢補 第二十四回 話鄉情愛叨翡翠簪 誅盜首飛斬鴛鴦劍

話說黛玉登舟，送親船隻離了碼頭，行到三十里之外還要遠送。林老太太吩咐家人坐了小船分赴各船上阻止，便挽了黛玉的手道：「我為家裡走不脫身，不能送你到京，底下不知幾時再得見面，盼望音信常通，稍慰遠念。」黛玉亦安慰了孀母幾句話，各各垂淚。黛玉又把他兄弟攬住親熱了一會。林老太太道：「你兄弟年幼離不開我，等他大了幾歲去看姊姊。」說著，就要過船與女眷們一路同回。黛玉含淚送出艙外，被孀母攔住，只得止步，看丫環們扶著太太，家人媳婦抱了公子一同過船，灑淚而別。黛玉回身進艙，留心那一盆淚草，安設妥當，鸚鵡架亦懸掛艙中。兩邊上起吊窗裝上玻璃扇，觀玩野景，岸柳垂絲，和風瀟瀟，正是豔陽天氣，淑景怡神。行了數日，已到清江浦起岸地方。因係奉旨完婚進京船隻，不怕各關留難，是以徑走水路圖其安逸。王府差官急於覆命，便要捨舟登陸，趕緊進京。榮府家人分了幾個隨著差官前站先行。那時包勇在船聽見，也想起岸，因寶玉囑咐，不敢離開。

林府總管向來認識包勇，邀他搬到自己船上，一同照應渡過黃河。

行了幾天，到山東地界，路漸曠野。船上無事，眾家人媳婦問起紫鵡，知道姑娘的生日是二月十二日已過去的了，那時正值事忙，家內無人提及。如今在船上閒暇無事，便派起公分來與黛玉補祝。紫鵡告訴了黛玉，由著他們各船上知會了，該用海菜、果品、酒面等物，伙食船上原來無物不備，因釀金慶壽，要盡各人的惱恨。喚買辦頭帶了幾個人坐著小划船飛風上岸，置備酒席上一切應用的東西，並請佛馬、香燭等件。不一時買辦齊全，趕上大船交代明白。兩府家人都遞手本上船叩喜，家人媳婦一齊過黛玉坐船。

船上供了西池王母、南極仙翁，點起紅蠟，船板上鋪了紅氈與姑娘磕頭，便叫那一班小清音過船，說這十二個女孩子，都是蘇州買來的姑娘，還沒有聽過他們的曲子，叫來熱鬧一天。

黛玉見這班女孩子在面前黑鴉鴉的站了一堆，年紀統不過十三四歲上下。一個唱小生的叫慶齡，唱小旦的叫遐齡，更覺靈動可愛。紫鵡笑指慶齡道：「姑娘瞧他，不像芳官嗎？可惜芳官出去了，不然到那裡叫他們拜姊妹才好呢。」當下擺開場面，先唱了《八仙慶壽》，就拿腳本送來點曲。黛玉點了《掃花》、《三醉》、《遊園》、《驚夢》，唱起來果然歌喉清脆，逸韻飛揚。這坐船寬大，添了許多人並不見挨擠。一面吹唱，幾號船隻隨幫照常行走。黛玉正在靜聽怡情，望見玻璃欄扇外波光雲影，一時耳目俱清，比上年回來時候別有一番光景。歡娛日短，又早是泊船時候，那女孩子還上來點曲，黛玉道：「難為你們唱了一天，回船去歇歇罷。慶齡、遐齡在這裡陪我吃飯。」

「那管班女人自領孩子們過了船，陸續二十餘號船一排停下。這裡河面寬闊，兩岸垂楊似繫住了一輪落日，反照迷離。」

遠近望見村墟裡炊煙起來，一時隨風飄滅。黛玉想起香菱講的詩句，配這一會的晚景，真是詩中有畫。他說見了詩倒像又到了那個地方，我如今到了這個地方，觸景又想起他講的詩來了。

黛玉正在出神，媳婦們早已端上酒席，各人敬了酒，叫慶齡、遐齡多敬姑娘幾杯，又唱了兩支曲子。黛玉問他們：「住在蘇州那個地方？」慶齡道：「我家住在虎阜。」黛玉道：「虎阜我也到過呢。」慶齡問道：「姑娘為什麼到那裡去？」黛玉道：「那一年從京裡回到南邊送老爺的靈柩，到蘇州厝在虎阜山背後，還記得耽擱了兩天才走的。」慶齡瞪著眼看了黛玉一會，笑道：「這樣說，姑娘我還見過。老爺、太太的靈柩都厝在山後，就是我家看管的。到上年遷回揚州安葬，我媽媽還說起姑娘的。」黛玉聽了因是鄉親，又念他家裡照看了父母靈柩多年，恍惚那年也曾見過那女孩子，他年紀還小，如今離鄉背井出來，因憐生愛，便從頭上拔了一根翡翠簪子給了慶齡。

又叫紫鵡拿兩件金玉插戴分給他兩個，紫鵡也給了他們些東西。

這裡送酒，各船上都有席面，大家高興，猜枚行令，點起燈燭，照耀輝煌。標桿上扯起紅燈，只見岸上來了兩個人，提了一盞小小燈籠，投進一個四頁的大紅手本，上寫某路某營守汛兵丁某某等叩賀鴻禧。當下賞了他們喜錢，汛兵謝賞，便說：

「前面一里多路就是卡房，我們自然在這裡支更守夜，還要爺們各船上留心一點才好。」眾人因二十多號船堂堂標著旗號，雖然地方僻野，還怕什麼？都喝得酩酊大醉，各自睡了。

這裡黛玉因慶齡們慇懃，多勸了幾杯酒，點景用了些飯，愛著月色步出艙來。見風已轉了，四野裡雲頭推起，遮得月色朦朧，覺身上微涼，便回進艙來叫春纖取過清水，自己灌溉那盆淚草。沉思默默，相對忘言。紫鵡站在旁邊道：「姑娘你瞧他發了寶光，果然比別的草不同，怪不得眼淚叫他淚珠，原是珍貴東西。可惜姑娘那塊手帕子擦在火盆裡燒了，留著他還要變花蝴蝶飛出來呢。」黛玉微笑，啐了一口，暗想：「寶玉是荀令、黃涉一流人物，不是情到海枯石爛不磨的地步，如何能感應草木？從小這幾年來，他也陪著我淌了無數眼淚，點點滴滴，都和那些落花片兒拌和了送在埋香塚上，當真不知發出怎樣的奇花來呢。」黛玉想了一會，紫鵡因春天夜短，便催黛玉安歇。

再說這夜各船上酒醉熟睡，竟鬧出一件意想不到的事來。

因王熙鳳下江南的時候，張華錯認鳳姐作尤家二姐，跟了三天，鬧了一回，被榮府家人喝打開了。他心還不死，不敢明隨，只是暗跟，一直跟到揚州。打聽得連二奶奶與林府說媒，姻事成了，就要送親進京，妝奩豐盛，頗有貲財。他本是一個無賴之徒，向在京中結識幾個朋友都是鼠竊狗偷，也有剪徑為生的。

今在揚州遇見，各道來由，便勾通了山東一伙巨盜，尾隨林府送親的船走了幾天，不敢動手。這一天見泊船的地方荒野，雖離前面營汛不遠，料這四五個汛兵濟得恁事，打聽船上的人都因慶壽開筵喝得大醉，那為首的兩臂有千斤之力，武藝高強，敢來覬覦這二十餘號官船的行囊。

時交二鼓以後，便齊集數十人，坐了划船飛蕩而來，各持器械先撲那有重載的船上。首盜飛縱上船，打開艙門。這船內正是包勇同林府總管在裡頭，也因多飲了幾杯酒，睡夢中聽得艙門響動，包勇驚醒。燈光中見強盜一擁而入，一時未備兵器，難以空拳架格。正在籌思無計，才坐起身，那為首的提起撲刀砍來。包勇閃避，自分性命難保，只聽聽的一聲，見後艙木板上飛下一道白光射到強盜面前，那強盜登時跌倒。包勇便奪取盜手撲刀，格殺眾盜，

大聲嚷喊，驚起本船水手並各船上的人應聲拿賊，岸上巡邏的汛兵也拿著撓鉤立在船邊和聲吶喊，也有在遠處施放鳥槍嚇賊的。賊人見勢頭不好，各自逃散，受傷的幾個強盜都被捆縛。一面點燈照看這盜首，已經氣絕身死。包勇見林府總管還蒙著頭縮做一團，便笑著叫他起來。回視掛的鴛鴦劍，已出鞘一尺有餘，才曉得這道白光所由來，包勇重把鴛鴦劍入鞘。

當下林府管家一齊起來，議論報官，就把帶傷的幾個人交給汛兵，汛兵不敢接手。包勇楞著眼道：「你們平日一天三分三六六支的皇上家錢糧吃了，派你們在這裡守汛，不說你們不能擒拿賊盜，連這幾個半死不活的人交給你們還要推三阻四。」

你沒有眼珠子？瞧著標桿上，我們是奉旨進京，克期要到，那有閒工夫在這裡打劫盜官司？」那汛兵陪笑道：「大太爺不用生氣，不是這話。我們武營裡原有捕盜之責，拿住了要送有司官衙門裡審辦的。這死的死了，那幾個帶傷的小心經由著也不怕他跑到那裡去。大太爺你沒瞧見來頭，我們在岸上看得清，來的船不少，他們怕拿住的人到堂上供出伙伴來，打聽在城裡解的時候，截在路上劫奪了去，寡不敵眾，如何抵擋得住？我們這幾個窮兵，沒身家有性命，委實耽不住，求大太爺方便多派幾個人，我們跟著，把拿住的強盜往縣裡一送，等太爺來驗了屍，府上的事，只消問了幾句話，立刻標籤去拿逃犯，這案就完結了，也沒有多耽擱的工夫。」眾人聽他說話近理，等到天明，派了人帶同汛兵解送盜犯。一面吩咐眾水手先自開船，等他們隨後坐了小船趕上。那地方官

見拿住盜賊是搶劫榮國府迎親船隻的，立刻坐堂訊供，把拿住的帶傷伙盜收禁，會同營汛到失事地方踏勘驗屍錄供，令榮府家人自回。後來又緝獲了十餘人，張華亦在其內，把上船行劫的幾個人，按強盜不分首從律，即行正法，其餘都問了外遣。此是後事，表過不提。

這裡黛玉到辰牌時分才睡醒起來，知道昨夜有上盜的事。

接著眾家人媳婦都過船請安壓驚，說起「昨夜三更天，聽見嚷喊，推開吊窗，望見姑娘坐的那一號船頭上明明有個穿白衣服的女人，手裡像拿著樹枝子。這些強盜上船去，一個個都打下水來。頭裡嚇昏了，只說姑娘船上那裡有這一個大膽的女人，穿的衣服顏色也不對，後來才明白，這定是一位菩薩來護佑姑娘的。到了京，還要替姑娘燒香去呢。」黛玉聽說，知道是白衣大士慈悲感應，由平日虔心禮拜所致，便道：「怎麼我夜裡一些兒不聽見什麼響動？」那媳婦道：「姑娘睡得夜深了，春天困倦好睡。倒是沒聽見的好，省得耽驚嚇。」紫鵲道：「我們也到今兒起來才知道的。」眾人又陪黛玉講了一會話，仍過船去了。

黛玉因在舟中無事，時叫慶齡們過來唱曲消遣。一日慶齡唱了一套《琴心》，黛玉想劇本戲曲都被改壞，我從前看過的《西廂》，原因詞曲豔麗，真可為才子之書。讀《西廂》者，須略其事而咀味其詞。謂《西廂》為淫書，是不會讀《西廂》者。記得我行令說了一句，寶姊勸我說：「閨閣中不宜看此等閒書」，未免有買櫝還珠之見。不表黛玉心中思想，再講紫鵲不懂文義，但覺悠揚入耳可聽，高興起來，叫慶齡教曲。慶齡便與他拍了一套《規奴》，又拍一套《掃花》，紫鵲心靈，不到十來天便能上笛。黛玉在旁靜聽，也順口熟了，叫慶齡吹笛，自己按板也唱了一套。慶齡笑道：「聽姑娘同紫鵲姑娘比我們唱的好呢。」於是藉此消閒，不覺篷窗寂寞。那船上受了這番虛驚，沿途分外小心，催趕水手人等趕緊行程。一路鬧口，先有溜子下去，隨到隨放，不敢留難。一直到了張家灣起早，黛玉坐轎，紫鵲等坐兩肩小轎隨身伺候，其餘人等行李分別上了馱轎車輛。因一時僱不出許多車子，添了一百餘頭騾馱裝運。榮府早已得信，即忙派了家人媳婦遠遠出來迎接。轎子進了公館，見房屋已修葺得煥然一新，請黛玉在東院花廳套間內住下。兩府家人時常往來請安道喜。黛玉命紫鵲坐了車進榮國府來，先到賈母、王夫人處請了安，又往李紈、鳳姐、姑娘們處逐一走到。紫鵲不敢停留，各處拉拉扯扯，問了這件又問那件，此時紫鵲一個人倒像在海外出使封王回來似的。早飯後進去，直至傍晚才得脫身回來，便把與各人問答的話約略回了黛玉一遍。黛玉便問：「可見晴雯，襲人兩個？」紫鵲笑道：「從上頭老太太起，一直到底下這些姊妹們，拉住我說話的，像我出去了幾年回來的光景，一天沒有住嘴。晴雯、襲人都沒見，我問晴雯，人家說他出去了沒有進來。」黛玉點點頭，又問：「還見什麼人沒有？」紫鵲答道：「聽說寶二爺出門拜同年去了，也沒見他。」黛玉臉泛微紅道：「誰又問他呢！」便回過頭去調弄鸚鵡。這裡並無可記之事，書且按下。

講到賈母聽見黛玉到了，比從前黛玉幼時打發人去接的光景更加懇切，恨不得立時見面，又不便自己出去看他。想起湘雲這班小姊妹應該來了，便叫琥珀到鳳姐那裡去「問問史大姑娘這些人去請過了沒有？為什麼還不來？」琥珀便到鳳姐屋裡，只見那幾個管事的媳婦往來不絕回話，鳳姐與尤氏兩個人正在忙亂。一時林之孝家的來回：「臨昌伯府裡、景鄉侯府裡都來送禮。」先呈了禮單上去，因賈母嫌煩，預先吩咐各處送禮的，只看咱們先前送去怎樣收受璧還，照著行事，不必呈與賈母過目。就是王夫人也說過不用件件去請示，只叫同著珍大嫂子酌量辦理。當下鳳姐與尤氏作主，該收的收，該璧的就璧了。接著吳新登家的來回，榮禧堂、榮慶堂同各處該換的鋪墊、桌靠，並請客酒席上用的茶酒杯箸器皿，各色燈彩，都要領出去，交給各項管事的人接收登帳。鳳姐便叫平兒取出各處鑰匙，同吳新登家的引著眾人領取。這事沒有發放完畢，賴升家的早又等著回皇親、郡主、王妃、福晉、太君各位誥命的請酒，應該請那幾處，等裡頭定了，發出單子去，帳房裡好照著發帖。

鳳姐道：「這倒不用忙，那些客氣的女眷，總要等寶玉完姻之後再請。等查了老太太八十歲生日的請酒單，再看這會子送禮簿子上該要添補幾家子就是了。你說起請酒，倒有一件為難的事，還得與太太商量呢。」

說著，見琥珀站了好一會，便笑著問道：「我倒忘了，你有什麼話嗎？」琥珀道：「我瞧著二奶奶正忙呢，老太太叫問問，這些姑娘們都去請了沒有？」鳳姐道：「前兒老太太吩咐了就去請的，他們都說今兒來呢。」話未完，只聽得院子裡老婆子們回道：「大奶奶家兩位姑娘同史大姑娘、二姑娘都來了。」一時進來見禮讓坐，鳳姐笑道：「你們倒像約會了來的。」說著便指琥珀道：「你們瞧，不是老太太惦记，趕著叫他來問呢。我也不留你們喝茶了，快同他去見老太太罷，我這裡再打發人去請四姐、喜鸞呢。」琥珀道：「我這一趟算跑得有功，身還沒轉，姑娘們倒都來了。」

說著引了湘雲們一路說笑去見賈母。探春、惜春也在屋裡，大家相見坐定。賈母道：「林丫頭到了，大後兒就是寶玉完婚的好日子，你們該早些過來，大家熱鬧幾天。向來和林丫頭都在一搭兒玩慣的，林丫頭自然惦记你們，該出去瞧瞧他，照舊的玩玩笑笑，有什麼使不得？林丫頭一個人在那裡也怪冷靜呢。」

「湘雲道：「昨兒聽說林姊姊到了，就是老祖宗不打發人去叫，我們也急的什麼樣似的要來的。這會兒就去瞧林姊姊。」說著，見屋子裡沒有岫煙，便叫翠縷：「去拉了邢大姑娘來，說姑娘們都在老太太屋裡等著，請邢大姑娘換了衣服同去瞧林姑娘呢。」

「翠縷去不多時，同岫煙來了。先與賈母請了安，見過眾人，便問：「林妹妹幾時來的？在那裡住呢？」湘雲道：「我們外邊都知道了，你倒不像在裡頭住的人。」

說著，便辭了賈母，各帶自己的丫頭走出院外。鴛鴦叫小丫頭連忙去告訴了鳳姐，派幾個媳婦跟著。到垂花門上了車，徑往黛玉公館裡來，到儀門內下車。早有林府家人媳婦出來接應，引了湘雲、岫煙、李紈、李綺、迎春、探春、惜春一眾人走進黛玉住的院子裡。湘雲先開口笑道：「我們道喜來了。」黛玉聽見，忙起身迎至翻軒下，讓進裡邊，都與黛玉賀喜問好，然後就坐送茶。各人先謝了黛玉上年送的土儀，又問問南邊的風景，路上平安，黛玉亦不提及船中遇盜一事。探春道：「林姊姊回南後，咱們家裡遭的事可不少，想來紫鵲講過，姊姊都知道了的。可喜的老太太安康，咱們姊妹又得相聚，老太太自然樂極的了。」黛玉微微一笑。這幾個人裡頭，第一個史湘雲與黛玉分外親熱，難得別後重逢，出於意外，可講幾句傾肝剖膽的話。只因眾人在座，且有寶玉出家、寶釵病故這兩節事夾在裡頭，措詞終有些關礙，難免黛玉多心，只好把浮文套語應酬幾句。至黛玉此番見了湘雲這班姊妹，自然親愛歡喜，亦不便流露出來，彼此轉覺得生疏了。浮談不耐久坐，倒是李紈想起上年餞別一事，提頭說道：「咱們如今又該與林姊姊做接風詩了。」湘雲道：「接風不如賀新婚的詩好。」眾人都湊趣道：「咱們和新婚詩開了場，底下重新整頓詩社起來。」黛玉聽了，只是微笑不語。大家又敘談一會起身，黛玉移步相送，眾人阻止。紫鵲、雪雁送至儀門，看上了車才回。

這裡湘雲一眾人回去，仍到賈母屋裡。鳳姐同寶玉都在裡頭，大家和寶玉道喜。賈母問：「你們怎麼就回來了？不和林丫頭多坐一會。」湘雲道：「林姊姊家去走了一趟，和我們倒像是從來沒有見過的人了，也不請老祖宗的安，也不給二哥哥問好。」賈母聽了倒好笑起來。湘雲原是取笑寶玉的話，大家瞧著寶玉，聽湘雲說到黛玉身上竟不來搭問。鳳姐忍不住笑道：

「寶兄弟，如今為什麼不趕著問林妹妹幾時過來呢？」寶玉道：「鳳姊姊，虧你還提先前的話來取笑人家，我如今可不瘋呢。」鳳姐聽了寶玉的話，會過意來，心中一動，臉上泛紅，只得尋別的話岔了開去。

賈母道：「史丫頭，你們到園子裡去瞧各人愛住那一個屋子，回來都到這裡來吃飯。」寶玉聽了便跟姊妹們到園子裡來，一路說笑道：「紈妹妹、綺妹妹是要到大嫂子屋裡住的，二姊姊同史大妹妹住在那裡呢？」湘雲道：「怪道你像久不到園子裡來的了，我和二姊姊來了，那一會不去鬧那大姊姊呢？如今還去鬧他。」岫煙笑道：「如今可說得的了，我們與林妹妹餞行聯句的事，只怕寶兄弟還沒有知道呢。」寶玉道：「不要說這些事怕我不知道，就是邢大姊姊、史大妹妹的面那時候也沒有見，做的餞行詩我那裡知道？如今可快拿出來給我瞧瞧。」湘雲道：「我是來看你的，別怪我……」探春忙攔住他道：「別提舊話了，如今咱們商量賀新婚詩。」湘雲道：「二哥哥高興，等我做了給你瞧，你也和他兩首。」寶玉笑道：「我不愛瞧，由你們去鬧罷。」說著，惜春自回蓼風軒，李紈姊妹自到稻香村去了。

寶玉同了湘、岫、迎、探來到紫菱洲，寶玉向滿屋子裡瞧了一瞧，道：「窗櫺子上的紗也太舊了，門簾也沒換，我告訴鳳姊姊

去，叫人來換過。」邢岫煙道：「統是好好的換他做什麼？」探春道：「史大妹妹同二姊姊不過暫住幾天，邢大姊姊也不講究這些。這幾時鳳姊姊忙的吃飯工夫也沒有，二哥哥倒不必去嚙索他。」寶玉看見桌子上磁瓶裡插著兩朵芍藥花，便道：「芍藥都開了？這就是咱們園子裡的嗎？」岫煙道：「是妙師父院子裡的。」寶玉走近桌旁端詳了一會道：「到底是出家人會培植花兒，你看開的這樣精神飽綻。姊姊還常到妙師父那裡去走嗎？」岫煙道：「他庵裡做『三界神仙會』，昨兒早上還同四妹妹在那裡擾他的素面呢。」寶玉又與眾人談了一會，忽然想著一件事，站起身來說：「再來看你們。」不知寶玉記起何事，要找誰說話，且看下回分解。